



应坚散文

学农纪事

我的学农生涯是从10岁开始的。那一年春天我们全家从东北回到了祖籍永康，我插班进了人民小学二年级。临近暑假，班主任雷老师布置了一项学农作业：每个同学必须在夏天帮助农民伯伯干一件农活。我从北方乍回江南，根本不懂农事。开学后，老师挨个问大家暑假里都帮农民伯伯干了什么。同学们大都生在农家，个个争先恐后，有说割稻有说挑菜有说推车、挑粪、插秧、耙田。轮到我了，我吭吭哧哧编了一段瞎话：暑假帮助农民老奶奶扛麦秆。

扛麦秆？雷老师一脸怀疑盯着我问：是扛稻秆吧？其实夏天双抢割稻，哪来的麦秆呢，可我根本没弄清麦秆和稻秆的区别，一口咬定是帮助老奶奶扛麦秆。结果雷老师给我打了大大的问号，那年评学农积极分子没我的份。

开学后入了秋遇到集体学农。此时校名已改，叫做永康农机修造厂五七学校，学生分班也不再称班组年级，一律按部队建制称班、排、连。学农目的地是农机厂，在东库山背，离城区三里地。厂区内金工和铸工车间之间有一块两个篮球场大的荒地，种上了麦子和蔬菜。我们的任务就是给庄稼除草施肥。农具都现成，锄头耙子扁担各家都有，肥料也自产，粪桶由同学从各家带来，里面已经有半桶浓稠的人粪，男同学们再围成一圈嘻嘻哈哈朝粪桶里撒尿。看看都装满了，校长林妙时一声令下，大家抬着粪桶唱着革命歌曲浩浩荡荡出了校门。台湾作家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曾经讽刺过国人家户家门前的臭鞋大阵，他一定没见过文革年代这一字长蛇屎尿大阵。如果时光穿越放在今天，这一字长蛇阵一定会是最厉害的阵势，管保对手捂鼻而逃望风归降。但在当时过路人不会有任何反感，那年头大街上到处都是粪缸，而且肥料稀缺，人们的习惯思维是：手脚脏了不要紧，肥料糟蹋可不行。

我们去农机厂的路上发现了敌情，原来某排几名调皮男生在路过东库路边一块番薯地时，偷偷进去挖了几个生番薯洗净了偷吃。大概是分赃不均，没吃到的同学愤而举报。到了目的地先不劳动，林校长就地在田头组织大家坐下召开田头批判会，启发大家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大家这才明白，原来每一颗番薯都是射向帝、修、反的子弹。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虽然是在学农，但是要狠抓私字一闪念。那天怎样劳动已记不得了，这笔斗私批修账却记得灵清。

升了初中之后不再去农机厂了，永中学校里就

有现成的半坡荒地，种了茄子扁豆大白菜各色蔬菜，一个姓周的右派分子在菜地旁搭了个木板棚负责管理。学校领导很会精打细算，学生在学校里自产的人粪尿大部分要卖给附近生产队换钱，只能部分用作菜地粪肥。学校鼓励学生自己设法为集体做贡献。记得一位农村同学很有办法，他下到小便池里用泥工刀磕下那层积满尿垢的薄泥，磕了一盆箕。据说这是尿碱，极肥，下到菜地里蔬菜疯长。除了人粪尿之外，菜地最好的肥料是猪栏肥，就是农家猪圈里每日垫在猪身底下的稻草。干稻草一般过个十天半月就被猪的屎尿沤烂，沤烂一层再铺一层，慢慢积累多了，农民会将沤草起出猪圈，挑到田边用双手抛撒铺到田里，成为那个年头农田里不可多得的有机肥。

猪栏肥是我有生以来闻过的最臭的东西。不但臭，夏日里，伴随猪栏肥的还有数不清的小飞虱，每一堆猪栏肥上，都会围绕一大坨飞虱群。那些飞虱如影随形会钻进你的鼻孔、脖颈，甚至会在你不小心说话时飞进你的嘴里。如果你用双手抓过那些散发强烈恶臭的沤烂稻草，哪怕回家用香肥皂洗上十遍手，臭味依然难以消除。吃饭时夹菜到嘴边，手上的臭味仍可闻。后来我在日记里写道：我闻到栏肥很臭就捂起了鼻子，但是农民伯伯在路上看到牛粪，会马上捧起来洒到田里。他的手是臭了脏了，但他的思想很干净。可是我呢，我的思想里就沾染了资产阶级的臭气。用文革年代的话说，我的这番自我剖白就叫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其实这几句话不是我的发明，母亲偶尔会从厂里拿来报纸，这些估计是我从报纸上抄来变成自己的了。那年头红色日记也要上交，老师没管那么仔细，让我将日记修改加长，我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农积极分子，在全校大会上发言。

学农有收获，前后才几年时间，我已经变成了半个农事通。春夏秋冬各种蔬菜，长在地里一看便知。当然，稻秆麦秆麦苗韭菜更不会混淆了。

永康瑞金医院

眼科/内科/儿科/外科/妇科/中医科

综合医院

地址：汽车东站对面(金城路163-177号) 健康热线：0579-89200516(391520)

金聚唐电子商务永康店

(网址: www.cn828.com)

热销 真皮沙发、软床、实木餐桌、办公家具

线上线下出厂价 实体店享受服务

金城路48号 13566766996(501876)



到浩恒 学飞行

空中游览/空中婚礼
航空摄影/飞机代管/活动庆典

400-150-6799

地址 永康市浙江浩恒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空中看永康之 汽车东站

记者 林群心 摄

新诗
看台

永康日报、永康市作家协会主办
山川大药房友情协办

张二棍的诗

穿墙术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孩子
摁着自己的头 往墙上磕
我见过。在县医院
咚 咚 咚
他母亲说 让他磕吧
似乎墙疼了
他就不疼了
似乎疼痛 可以穿墙而过

我不知道他脑袋里装着
什么病。也不知道一面墙
吸纳了多少苦痛
才变得如此苍白
就像那个背过身去的
母亲。后来 她把孩子搂住
仿佛一面颤抖的墙
伸出了手

蚁

一定是蚂蚁最早发现了春天
我的儿子 一定是最早发现蚂蚁的那个人
一岁的他 还不能喊出，
一只行走在尘埃里的
卑微的名字
却敢用单纯的惊喜
大声的命名

噢

静夜思

等着炊烟 慢慢托起
缄默的星群
有的星星 站得很高
仿佛祖宗的牌位
有一颗 很多年了
守在老地方 像娘
有那么几颗 还没等我看清
就掉在不知名的地方
像乡下那些穷亲戚
没听说怎么病
就不在了。如果你问我
哪一颗像我 我真的
不敢随手指点。小时候
我太过顽劣 伤害了很多
萤火虫。以至于现在
我愧疚于一切
微细的光

黑夜 我们坐在铁路桥下

幸好桥上的那些星星
我真的摘不下来
幸好你也不舍得 我爬那么高
去冒险。我们坐在地上
你一边抛着小石头
一边抛着奇怪的问题
你六岁了 怕黑 怕远方
怕火车大声的轰鸣
怕我又一个人坐着火车
去远方。你靠得我
那么近 让我觉得
你就是我分出来的一小块儿
最骄傲的一小块儿
别人肯定不知道 你模仿着火车
鸣笛的时候 我内心锃亮
而辽远。我已为你 铺好铁轨
我将用一生 等你通过

(特邀组稿 陈星光)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
电话 :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 :0579-87117752